

· 苏联研究 ·

## 浅析 1941 年之前的苏联与伊朗关系

魏 亮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后,苏联和伊朗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受国家性质、国际形势、现实利益、国内政治斗争等因素影响,苏联一方面主动放弃殖民特权,积极构建新型的和平平等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坚决与英、美、德等西方大国进行斗争,确保伊朗成为苏联的南部“缓冲国”。1917—1941年,苏联对伊朗实际采取的是以政治“修好”为主、强力施压为辅,软硬兼备的外交策略,带有一定不公正、不平等的特征。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苏联通过对伊外交达到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早期苏联新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保持了其最有影响力外部大国的地位,为继续与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展开博弈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苏联 伊朗 建交斗争 大国博弈

[中图分类号]D851.2; D837.3; K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20)06-0076-1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大国与中东关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统治终结,俄国历史迈入新阶段,世界历史也由此进入新时期。1941年之前的伊朗<sup>①</sup>先后经历恺加王朝末期和巴列维王朝初期,期间发生了1921年政变推翻反英政府、1921—1926年礼萨汗逐步攫取大权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汗实施平衡外交并启动现代化改革等重大事件。自十月革命至1941年,苏联<sup>②</sup>与英国共同出兵占领伊朗,苏伊两国分别经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巨大转型。因此,这一阶段的苏伊关系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围堵下谋求生存和发展与伊朗在民族独立大潮中谋求政治独立和现代化

<sup>①</sup> 自1935年1月起,礼萨汗正式将国名波斯改为伊朗,为方便起见文中对20世纪后的波斯(伊朗)统一使用伊朗作为国名,20世纪前使用波斯为国名。涉及20世纪初至1935年间的部分引文因须忠实于原文仍使用波斯为国名。

<sup>②</sup> 文中有关苏联的称谓,1922年以前称苏俄,1922年之后称苏联。

的复杂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同向性,也受制于各自不同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社会基础,既奠定了和平的主基调,也使两国的合作与斗争异常复杂、多变。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早期苏伊关系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的研究较多,诸如米龙·里兹所著的《苏联与伊朗——从巴列维王朝之初到 1941 年入侵的苏联伊朗政策》、史蒂芬·克罗宁主编的《伊朗与俄国相遇——1880 年后的两大帝国与关系》、冈瑟·纳努等合著的《俄国的南腹——苏联在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的行动》等都以历史的视角对苏伊关系进行分析和阐述;考斯诺·恰普林的《左派在伊朗:1905—1940》、尤里·阿加别克夫的《OGPU:俄国的秘密恐怖》、塞佩尔·扎本的《伊朗的共产党运动》等则讨论苏联、“共产国际”和伊朗共产党的关系;鲁霍拉·拉马扎尼的《伊朗外交政策:世界事务中的发展中国家(1500—1941)》、纳斯鲁拉·法特米的《波斯外交史(1917—1923)》、维拉特·康诺利的《苏联在东方经济政策》等书从伊朗或苏联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两国关系。涉及这一时期苏伊关系的资料还散见于苏联外交史、“共产国际”档案、礼萨汗等人的回忆录中。

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苏联中东关系史》《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伊朗现代化历程》等专著中。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多,主要有 1988 年刘陵发表于《世界历史》的《苏伊早期关系探隐》,文中回顾了苏联为推动两国建交进行的斗争。另外,国内学位论文中也有少量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杨会芳的《苏联伊朗关系演变研究(1917—1947)》、武文超的《1941 年英苏联合占领伊朗问题研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包括政治、经济、共产主义运动、大国争霸等诸多方面,内容各有侧重。国内学界对早期苏伊关系的研究基本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偏重政治关系,成果少,研究不够深入,系统性不足。

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及反动势力,争取各国人民间持久民主和平和合作,反对新战争的挑拨者,争取各国人民和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奴役,并为苏联在国际关系上的独立和平等地位而斗争。”<sup>①</sup>从诞生之日起,苏联就与资本主义世界颠覆政权的种种围困和干涉进行激烈的生存斗争和发展竞争。落实到苏伊关系,尤其是 1941 年之前的两国关系上,西方国家和学界对苏联及其政策性质有激烈的争论。虽然苏联主动放弃沙俄时期的殖民主义特权和利益,但又介入伊朗国内事务,显现出一定的强权主义色彩。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苏联意欲推进世界革命,签署友好条约只是伪善的遮掩。“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最初三年里,苏联对伊朗政策本质上是两个目标的综合

<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苏联外交政策》,雒堃译,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4 页。

体:一个目标是确保苏联的安全;另一个是鼓励和推动世界革命,而伊朗革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苏联的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和南部邻邦建立安全的关系,受此影响,对无产阶级兄弟的无私援助可以放在第二位。”<sup>②</sup>

笔者认为,1941年前的苏伊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21年2月礼萨汗发动政变和两国签署《苏波友好条约》为界(两者前后间隔5天)。前期苏联经历艰难的建交斗争与伊朗建立起平等和平的外交关系,后期两国关系虽屡有波折,但未发生对抗或战争。考虑到既不能像沙俄时期那样控制伊朗内政,也不可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对伊实际采取以政治“修好”为主、强力施压为辅、软硬兼备的外交策略,其目的是确保伊朗成为其南部防范西方进攻的“缓冲国”,以此巩固和加强苏联的安全,确保国内经济发展。也正因如此,苏联与伊朗关系中呈现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色彩,还不时带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特征。

## 一、艰难的苏伊建交斗争

重建和平友好关系是十月革命后苏联(苏俄)对伊朗外交的主要目标。确立这一目标有两重政治考量。一是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明显有别于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国。“列宁为苏维埃国家制定真正民主的和平的对外政策……它宣布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与各民族平等,争取民主的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政策。”<sup>③</sup>二是维护新生国家的安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身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孤立且力量虚弱。西方大国不仅对国际事务有着绝对主导权,还对苏联公然采取敌视态度和干涉政策。有学者认为,“苏俄最初的对外政策在思想理论上有两种成分:其一是世界革命的思想;其二是和平共处的思想。”<sup>④</sup>前者更多的是在欧洲推动革命,后者则在世界范围内更具有普遍性。因此,与广大周边邻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是当时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之一。

苏俄在处理与伊朗重新建交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主动,但过程漫长而艰难。从1917年12月14日伊朗承认苏俄新政权到1921年2月26日缔结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以1920年5月苏联登陆伊朗恩兹里港

<sup>①</sup> Miron Rezun.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n: Soviet policy in Iran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Pahlavi dynasty until Soviet invasion in 1941*, Sijthoff&Noordhoff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1, p. 11.

<sup>②</sup> Gunther Nollau and Hans Jurgen Wiehe. *Russia's south flank: Soviet Union in Iran, Turkey, and Afghanistan*,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London, 1963, p. 24.

<sup>③</sup>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

<sup>④</sup>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清缴“白军”为分界线,苏伊建交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 苏俄主动向伊朗示好,但遣使谈判屡遭冷遇

1. 苏俄强烈而清晰地向伊朗表达了建立和平、友好、平等外交关系的愿望。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苏俄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法令阐述了苏俄的外交准则和对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立场,明确提出要和各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新的和平条约,重建以和平、友好和互助为原则的新型外交关系。为了表明立场,从 1917 年 12 月到 1918 年 1 月,苏俄先后公布了 100 多份沙俄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秘密条约,涉及伊朗的主要是 1907 年俄英瓜分伊朗、阿富汗势力范围的密约。

1918 年 2 月 27 日,托洛茨基发文称“苏俄人民委员会正式宣布永远取消直接威胁波斯人民主权和独立的 1907 年英俄协定。同时,人民委员会宣布废除此前以各种方式限制和干涉波斯人民权利的条约。”<sup>①</sup>7 月 27 日,苏俄部长委员会再次重申,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协议和特许权。随后,1918 年 12 月 3 日苏俄发表《告俄国和东方劳动穆斯林书》,这份公告直接针对土耳其和伊朗,宣布废除沙俄时期签订的瓜分土、伊的不平等条约。1919 年 6 月 26 日,苏俄再度递交《致波斯人民和波斯政府》的照会,宣布“放弃全部违反波斯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条约、完全不干涉波斯内部事务、沙俄军队及其他帝国主义军队全部撤离波斯领土,以及把沙皇与其盟国抢夺去的一切归还波斯人民”<sup>②</sup>。同日,苏俄还提出对伊政策大纲,其中包括建交六点内容<sup>③</sup>,这既是对苏俄前期各种宣言的总结,也是未来谈判中苏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苏俄的立场和行动得到伊朗各界的赞赏与好评,恺加王室也表示欢迎,但它对苏俄的态度始终充满犹豫和怀疑。

2. 主动撤军是苏俄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重要表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国内的动荡不可避免地引发驻伊俄军的混乱和失控。“大量俄军已不服从长官的命令,他们纷纷出售手中的军事装备或者沉迷于沿路抢劫。”<sup>④</sup>在与同盟国谈判后,1917 年 12 月 15 日苏俄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同意从伊朗领土撤出各自的军队:“在遵循中立国波斯自由、独立和领土不可侵犯原则的基础上,土耳其和苏俄最高委员会准备从波斯撤出各自的军队。它们

<sup>①</sup> Xenia Joukoff Eudin and Robert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 - 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92 - 93.

<sup>②</sup> 苏联外交部编《苏联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卷),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557 页。转引自刘陵《苏伊关系隐探》,载《世界历史》1988 年第 1 期。

<sup>③</sup> 建交六点内容包括:废除伊朗对沙俄政府的债务;终止沙俄对伊朗海关、邮政、电报系统的干预;废除所有沙俄官方或个人在伊朗的特许权;沙俄在伊朗的银行及其分支归还伊朗;沙俄在伊朗拥有的道路、电站和附属建筑全部归还伊朗;终止沙俄在伊朗的治外法权。

<sup>④</sup> 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1, Vol II, p. 486.

将立即与波斯政府探讨撤军细节及实现其他上述原则的必要措施。”<sup>①</sup>到1918年底,苏俄基本完成撤军任务。

3. 多次遣使出访是苏联推动建交的切实举措。在谋求建交的第一阶段中,苏俄派出卡尔·布拉万和伊·奥·阔洛米采夫两位特使,三次赴伊朗谈判。卡尔·布拉万曾是沙俄的外交官,他于1918年1月12日抵达德黑兰,向沙王转达列宁承诺废除所有沙俄特权的决定。阔洛米采夫分别于1918年8月和1919年7月两次出访伊朗,谈判内容包括苏俄取消所有伊朗对沙皇的债务,废除领事裁判权,转交俄国信贷银行、铁路、港口设施和其他类似资产。但受英国干预及“白军”阻拦,阔洛米采夫第一次出访时在德黑兰的使馆驻地遭哥萨克旅袭击,他只身步行逃回苏俄;第二次出访他刚入境即被“白军”抓获,流放阿舒阿代岛,并于次月被杀害。

自1917年底到1919年中,苏俄连续不断地公开外交示好、反复提议缔约、派遣使团都未能换来伊朗的正面回应,伊朗反而不断触碰苏俄敏感的“安全神经”。因此,苏俄对伊政策逐渐强硬化。首先,苏俄对伊朗签署《英波协定》表示强烈不满,外长契切林在1919年8月28日强硬表态:这份协定是一张废纸,苏俄认为它是完全非法的,它是波斯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英国强盗的协议。他谴责《英波协定》是“欺诈和强盗行为,号召波斯的工人、农民、民族主义者集中力量与所有强盗和压迫者展开斗争”<sup>②</sup>。

## (二) 伊朗受压后转变对苏政策 遣使出访谈判

1. 苏俄出兵伊朗剿匪。1919年底,苏俄进入对苏武装干涉战争的反击阶段。在收复意图谋求独立的里海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后,1920年5月红军在里海南岸的恩兹里港登陆,追剿躲藏在伊朗境内由邓尼金领导的“白军”,北部各省相继被苏俄占领。里海舰队司令拉斯科利尼夫指出“在收复阿塞拜疆共和国后,苏俄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不确定英国人是否会从恩兹里向巴库发起新的进攻;我决定占领恩兹里,消灭那里所有的白军军舰,进而击毁英国人在里海的支柱。”<sup>③</sup>在回复伊朗的抗议照会中,苏俄明确指出:驻扎在伊朗北部的英国军队直接威胁到苏俄边境的安全,在英国撤离伊朗之前,红军决不撤走。

2. 苏俄承认波斯苏维埃共和国政权。1920年6月,苏俄承认波斯苏维埃共和

<sup>①</sup> Shapiro L. Soviet treaty series: A collection of bilateral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conventions, Vol. 1, Washington D. C., 1950, p. 2.

<sup>②</sup> Cosroe Chaqueri.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1920 - 1921): birth of the traum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5, pp. 152 - 153.

<sup>③</sup> Xenia Joukoff Eudin and Robert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 - 1927), pp. 178 - 180.

国政权<sup>①</sup>(下文简称吉朗共和国)。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sup>②</sup>源于吉兰省的“森林人游击队”。游击队的领袖为米尔扎·库切克汗。”共和国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效仿苏联模式采取人民委员会制和军事委员会制。吉朗共和国的建立借助了苏俄红军驱逐和清缴英军与政府军的有利契机,也得到了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20—1921年,吉朗共和国三次进攻德黑兰,给恺加王朝带去不小的压力。另外,苏俄还对阿塞拜疆民主党在大不里士举行的希阿巴尼起义给予支持,这次起义的目标是推翻恺加王朝,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3. 签订《苏波友好条约》。出兵伊朗剿匪和支持吉朗共和国的强硬举措迫使伊朗重新考虑对苏政策,并回到谈判建交的轨道上。10月,苏俄再次提出缔结友好条约事宜,伊朗同意谈判并于次月派出以莫沙威尔·马马列克为首的代表团出访莫斯科。1921年2月26日两国签署《苏波友好条约》<sup>③</sup>。在谈判中,苏俄重申放弃沙俄特权、免除债务、加强经贸往来等建议,双方有争议的问题包括苏俄撤军问题、秘密条款和允许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不打压伊朗共产党等,其中撤军和秘密条款是主要矛盾。撤军问题主要涉及英苏两国撤军的顺序和由谁来监督撤军。英国决定在1921年春撤军,苏俄则承诺相应地分阶段撤出军队。秘密条款问题由苏俄提出,即苏俄有权在外部势力利用伊朗威胁苏俄时派兵进入伊朗。伊朗以国际联盟不允许成员国签署秘密条款为由,提出将其写入正式文本,这个难题遂得到解决。

《苏波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关键一步,沙皇俄国对波斯的殖民主义政策得到彻底的纠正。应该说,该条约“对两个相邻国家的相互关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该条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缔约双方关系的范围……是对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体系的沉重打击”<sup>④</sup>。《苏波友好条约》部分改善了百年来伊朗对俄国的敌视和不信任态度,产生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效应,也成为苏俄处理与周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关系的典范。

## 二、1941 年之前的苏伊关系

由于 1920 年 12 月至 1921 年 2 月伊朗政局动荡,内阁频繁更替,学界对究竟

①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67 页。

② 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位于吉兰省,定都拉什特,苏联和我国一般称其为吉朗共和国。

③ 依据《苏波友好条约》苏联废除沙皇俄国同第三国签署的一切有损于伊朗主权和独立的协定;放弃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放弃沙俄借给伊朗的所有贷款,并将信贷银行及其资产以及俄国在伊朗拥有的一切产业,包括公路、铁路、码头、仓库、船只、发电厂、电报和电话设施等转交伊朗;归还沙俄占领的阿舒阿代岛和亚斯特拉巴德省的岛屿,允许伊朗船只拥有里海航运权;互不干涉内政;双方保证禁止在各自领土上建立旨在反对对方的组织和团体。

④ [俄]安·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1917—1945年》韩正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6—157 页。

是哪届伊朗政府授权签署了《苏波友好条约》仍存争议。一般来说,认为是莫西尔杜拉首相开启了《苏波友好条约》的谈判,萨帕达阿扎姆首相接受了条约草案,赛义德·泽亚丁首相签署了条约,再由卡旺·萨尔塔涅首相提交至第四届伊朗议会。《苏波友好条约》是礼萨汗政变后伊朗批准的第一个条约,也是经历数百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辱和压迫后,伊朗签署的第一份平等友好条约。“在完成组阁几天后,赛义德首相实施了两个激进但广受支持的举措:一是废除1919年《英波协定》,二是批准马马列克在苏联签署但仍等待德黑兰认可的《苏波友好条约》。”<sup>①</sup>“《苏波友好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伊朗的结束。它实现了与苏俄(签署一份有利的条约)和英国(撤销一份不能实现伊朗目的的条约)关系的正常化,同时成功地肯定了伊朗作为‘国际联盟’和国际社会中独立合法主权国家的地位,确立了伊朗主权和领土的完整。”<sup>②</sup>对两国关系而言,它不仅是重要转折点,更为二三十年代和整个苏联时期的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1941年前苏伊关系出现过许多矛盾和分歧,以至苏联多次关闭边境或中止外交关系,但和平稳定仍是两国关系的主基调。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苏联与伊朗的政治关系;二是两国的经贸关系;三是苏联、共产国际与伊朗的共产主义运动。其中,经贸关系是斗争最激烈的领域;而苏联、共产国际与伊朗的关系则广受非议。

### (一) 苏伊双边政治关系

1921年2月21日政变后,“礼萨汗用了五年时间来取得自己在内政外交上的最高权力……他获取权力的主要方式有五种:1. 统一和控制军队;2. 建立对各省的中央权威;3. 与教士集团修好;4. 控制内阁;5. 控制议会。”<sup>③</sup>1925年12月,他废除恺加王朝末王,建立巴列维王朝。作为开国君主,礼萨汗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推动现代化改革,创建现代化军队,铲除分裂割据势力,统一重量和长度单位,收回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主权,发展工业和现代农业,颁行有现代特征的各种法律,推动司法、教育改革,限制教士权力和势力。礼萨汗的改革具有集权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三重特征,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丧权辱国、贫穷困顿的落后局面。

<sup>①</sup> Homa Katouzian. *State and society in Iran: The eclipse of the Qajar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ahlavis*, London: I. B. Tauris, p. 251.

<sup>②</sup> Oliver Bast. *Duping the British and outwitting the Russian? Iran's Foreign policy, the "Bolshevik threat", and the genesis of the Soviet - Iranian treaty of 1921.* Stephanie Cronin ed., *Iranian - Russian Encounters: empires and revolutions since 1800.* Routledge, 2013, pp. 287 - 288.

<sup>③</sup>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 - 1941)*,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Charlottesville, 1966, p. 177.

苏联对礼萨汗和巴列维王朝都持有较为正面的态度。一方面,“不同于封建和割据的恺加王朝统治,礼萨汗的专制统治可以带来进步性的变化。”<sup>①</sup>另一方面,作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伊朗可以有效削弱英国在整个波斯湾的影响力。此外,礼萨汗的改革顺应了世界历史进步和伊朗历史发展的大潮。民族主义改革为国家追求与实现政治及经济独立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其西方化、世俗化和民族化的特质是推动社会和思想层面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有利于塑造更为开放、开明的精神面貌。为祝贺伊朗建国和礼萨汗登基,苏俄不仅迅速承认巴列维王朝和礼萨汗的王位,还将驻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

1941年前,苏联和伊朗签署了大量政治、经济条约和协定,并就一些关乎自身的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配合。安全问题是苏伊关系的核心。苏联将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视为西方国家实施孤立和遏制政策的新举措,“认为西方国家欲通过与苏俄的邻国签署条约达到围堵苏俄的目的。”<sup>②</sup>为化解安全风险,苏联于1925和1926年分别与土耳其和阿富汗签署了《互不侵犯与中立条约》,并向伊朗提出签约要求。1927年10月,苏伊签署《互不侵犯与中立条约》,重申1921年条约中的秘密条款依然有效。

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两国于1926年签署了界河协议,1927年苏联归还恩兹里港,1928年签署跨境部落协定,基本解决了边界争议。恩兹里港自沙俄时期就是俄国扎在里海南岸伊朗境内的“钉子”,苏俄建立后仍对其保持实际控制。收回后,礼萨汗将其更名为巴列维港,以此向世界宣誓主权并宣告伊朗屈辱历史的结束。

在国际合作方面,苏联支持伊朗对巴林的主权宣誓,不支持伊朗境内反政府的叛乱和部落战争。伊朗则在国际社会上支持苏联的集体安全和裁军提议,在国联中帮助调解波兰—立陶宛之争,邀请苏联签署《非战公约》,拒绝在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上谴责苏联。双方在政治上也存有分歧,例如伊朗以不撤军为由延迟首任苏联大使入境、拒不参与裁军;苏联则施压不允许伊朗借阿富汗政权变更之际夺取赫拉特等。总体而言,苏联和伊朗互为重要邻邦,也都外敌环伺,两国均不愿看到矛盾和分歧升级走向对抗与冲突。

### (二) 苏伊经济关系

苏联与伊朗的经济联系,或者说伊朗对苏联的经济依赖是建立在沙俄对波斯经济渗透与剥削的历史背景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沙俄在波斯的经济影响

<sup>①</sup> Miron Rezun.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n: Soviet policy in Iran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Pahlavi dynasty until Soviet invasion in 1941*, p. 18.

<sup>②</sup> Xenia Joukoff Eudin and Robert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 - 1927)*, pp. 260 - 263.



力显著增长,1890年代在贸易领域超越英国。1914年,波斯70%的出口是到沙俄,而超过50%的进口来自沙俄<sup>①</sup>。至20世纪初,通过签署商约、获得特许权、商品倾销、资本输出等方式,沙俄成功控制了伊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伊十二座大城市中的十一座、十一条商路中的七条都在沙俄势力范围内。

1. 十月革命对两国经贸造成严重冲击。十月革命后,革命、剿匪和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在苏俄一直持续到1920年,因此苏俄基本停止对伊朗的出口,边境贸易陷于瘫痪。此前伊朗大到工业设备,小到火柴,都需要从苏俄进口,而伊朗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在里海沿岸港口堆积如山。随着贸易的停滞,土地和其他生产设施被荒废,伊朗北部的贫困和政治不满日渐尖锐<sup>②</sup>。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提升与英国的贸易规模,但增加与英国的贸易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在经济上也有较大的危害<sup>③</sup>。1919年的《英波协定》遭到伊议会、民众、商人和教士的强烈反对,发展与英国的经贸关系是当时的政治忌讳,同时也有很高的经济风险。而伊朗面临南北路网缺失带来的国内交通运输不便、原材料和市场与英国对接困难、生产转型与资本不足等现实问题,又难以实现经济依赖的转向。因此,恢复与苏俄的经济联系,逐渐摆脱对它的经济依赖是伊朗必须解决的难题。二三十年代伊朗发展对苏经济关系和礼萨汗的改革都与此目标密切相关。

2. 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伊朗急于恢复与苏俄的经济往来,双边签署了大量经贸协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税率协定(1924年7月)、三次贸易协定(1927年、1931年和1935年)、里海渔业协定(1927年10月)、海关协定(1927年10月)、贸易条约(1940年3月)等。里海渔业协定一度成为苏伊外交斗争的焦点。里海捕鱼权<sup>④</sup>是1888年沙王纳赛尔丁转让给俄国公民里亚诺佐夫兄弟的,按约1925年期满。1921年时苏俄并未放弃这一特权。1925年后伊朗以租期结束为由废除该特许权,苏联表示不满并进行强烈抗议。1926年,苏联甚至关闭边界,禁止国内商品出口伊朗,1927年5月12日—10月1日,苏联还为此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1940年的贸易条约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相关经济协定有关,其中包括伊朗跨境苏联与德国进行经贸和人文往来。苏英占领伊朗后该协定随之失效。基于苏伊传统的经济联系和《苏波友好条约》的支持,20年代两国的双边贸易得到大幅度提升,“礼萨汗

<sup>①</sup> John Foran. The concept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a ke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Qajar Iran(1800-1925), *Iranian Studies* 22, No 2/3, 1989, pp. 13-14.

<sup>②</sup> Robert Wesley Davenport. 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Iran (1917-1930),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853, p. 54.

<sup>③</sup>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1941), p. 193.

<sup>④</sup> 捕鱼权的核心在于,里海南部是鲟鱼的主要繁殖地和生存地。里海鲟鱼鱼子酱是西方国家“三大珍馐”之一,沙俄时期即被俄国垄断,十月革命后它依然是苏联对西方垄断和实现创汇的重要商品。

时期,紧邻苏联市场的伊朗北部出口物资增长 10 倍,进口增长则是 1921 年的 5 倍。”<sup>①</sup>“整个 30 年代,苏联占据伊朗外贸的首位,贸易总量占伊朗进出口的三分之一。”<sup>②</sup>

苏伊的经贸关系反映出苏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伊朗而言却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20 年代,苏联经济完成从“新经济政策”向“五年计划”的转变,开始实施全面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由于受到西方的围堵和制裁,苏联对东方的贸易带有一定的保护主义色彩,它一方面需要硬通货用于工业投资和从西方购买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对廉价原材料的需求巨大。因此,苏联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粮食上,如棉花、羊毛、羊羔皮、大米、干果等,出口则主要是轻工产品、纺织品、食糖等。另外,由于伊朗大宗商品,如石油或矿石的出口规模小,苏联规定两国年贸易规模不得超过 1 亿卢布以节约资本,如 1928 年和 1929 年的贸易额分别为 8 000 万卢布和 9 000 万卢布<sup>③</sup>。1921 年,伊朗将对苏商品税率从 1902 年水平提高到 1920 年税率标准,苏联立即以关闭边境、中止商贸施压,迫使伊朗在 1924 年将税率调回 1902 年水平。苏联对两国进出口商品的规模、种类、数量、支付方式、税率等都作了严格规定,“伊朗商人不能在苏联购买的原材料和制成品,包括石油和石化产品,谷物和小麦,各种金属制品,伊朗不需要的商品如皮毛、地毯等,以及苏联国内禁止出口的产品。”<sup>④</sup>同时,苏联禁止伊朗商人在苏经商。此外,苏联是国营企业从事商业活动,企业代表享有外交豁免权,这也使伊朗私营企业主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

在苏伊经济关系中,伊朗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双边贸易也处于出超状态。礼萨汗认识到只有通过推动工业化、实施平等贸易和拓展进出口渠道才能改善对苏经济的依赖局面。伊朗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对贸易协定有效期设限以约束苏联,提醒它不要干涉伊朗内政,并在贸易中尽可能保证公平。三次贸易协定的时限分别为 1927—1929 年、1931—1935 年、1935—1938 年,每次伊朗都须进行艰难的谈判才能签约并争取到部分权益,例如允许跨境贸易、不限制进口伊朗商品规模等。伊朗还实施外贸垄断,以改变国内商人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礼萨汗加速建设国内路网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打开波斯湾沿岸的进出口通道,同时着重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如进口第一大项的纺织业,并建立火柴厂、钢铁厂、水泥厂等。1939 年苏伊经贸协

①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 - 1941)*, p. 217.

② Aryeh Y. Yodfat. *The Soviet Union and revolutionary Iran*, London: Croom Helm, 1984, p. 15.

③ Harish Kapur. *Soviet Russia and Asia (1917 - 1927): A study of soviet policy towards Turkey, Iran and Afghanistan*, Geneva, Ins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These No. 153, 1965, p. 209.

④ Shapiro L. *Soviet treaty series: A collection of bilateral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conventions concluded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reign powers*, Vol 2, Washington D. 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343.

定到期后,双边经贸规模直线下降。二战以后,苏伊经贸再未恢复到20年代的水平。

### (三) 苏联、共产国际与伊朗

共产国际存续时间为1919—1943年,基本覆盖十月革命至1941年英苏占领伊朗这一时段。伊朗共产党(下文简称“伊共”)和伊朗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规模有限,影响力不足,将其视为苏联的“第五纵队”并认为苏联有意推动伊朗革命的观点与客观事实不符。总体来说,苏联的政策事实上决定了共产国际的对伊政策,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总是符合苏联的需要;同时伊共和伊朗共产主义运动并非共产国际关注的主要方向。

伊朗左派的产生是国家逐渐从传统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sup>①</sup>。资产阶级性质的伊朗政权必然带来无产阶级力量和诉求的提升。“一战结束时,1150万伊朗人口中有250万人生活在城市,20年后,也就是二战爆发前夕,伊朗总人口增长到1450万,其中城市人口达320万”<sup>②</sup>。伊共的产生以工人数量和工会运动的提升为基础,以苏俄入境扫除“白军”和阿塞拜疆共产党南下为直接诱因。它的前身名为艾德拉特党(The Adalat Party),1916年由阿塞拜疆巴库的社会民主党人创建,党员都是伊朗移民。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该党更名为伊朗共产党<sup>③</sup>。6月,伊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sup>④</sup>,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派出以苏尔坦扎迪赫为首的3名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

探讨苏联、共产国际和伊共的关系时,首先应明确的是,伊朗及其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共产国际关注的重点。与共产国际二大上对殖民地政策的激烈争论不同,1921年的三大基本没有讨论共产党在西亚和近东的活动。“1922—1924年,共产国际第四和第五次大会认为近东和中东的共产主义工作并不重要。第四次大会的决议中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策略只是重复第二次大会中的几句提法……而第五次大会强调过去的工作过分关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对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中,提到的是印度、日本、中国和土耳其,没有伊朗……而且他们真正关注的不是中

<sup>①</sup> Cosroe Chaqueri ed. *The left in Iran (1905 - 1940)*, London: Merlin press, 2010, p. 51.

<sup>②</sup> Willem Floor.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 (1900 - 1941)*.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Durham, centre for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p. 3.

<sup>③</sup> 1924年,苏联实施对伊朗共产党和阿塞拜疆共产党的分割。原在苏联境内,主要是阿塞拜疆境内的伊朗共产党员必须放弃伊朗国籍加入苏联国籍,伊朗共产党不再参与他国共产党的活动,不再进行境外活动,关闭原在阿塞拜疆的所有党支部,其资产转交阿塞拜疆共产党。

<sup>④</sup> 伊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51名代表参会,其中24人来自国内,27人来自里海和中亚。另有4位阿塞拜疆和苏俄的观察员,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派出的阿塞拜疆共产党秘书长拿涅舍维利和红军在伊朗的总指挥阿巴可夫。

东,而是中国。”<sup>①</sup>1928 年的六大上,“苏尔坦扎迪赫和侯赛因·沙瑞克强烈反对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国家的机械化分析和对礼萨汗及其集团是民族主义力量的定性。”<sup>②</sup>为此,“共产国际对伊朗问题似乎采取‘走着瞧’的态度。”<sup>③</sup>六大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纲领》中也就没有提及伊朗共产主义运动。1935 年的共产国际七大也就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反法西斯主义成为主要议题,相关决议中没有涉及近东和中东国家,更没有谈到伊朗和伊共。

其次,苏联和共产国际深度卷入伊共发展进程,双方矛盾和摩擦不断。20 年代,伊共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苏联有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列宁路线和斯大林路线之争、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争、伊共第一和第二中央委员会之争、国内党员和伊朗裔外籍党员之争,对库切克汗的态度和与吉朗共和国合作方式之争等。《苏波友好条约》签署后,“第一任苏联驻德黑兰大使西奥多·罗思坦向波斯共产主义分子和森林人游击队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武装斗争,与德黑兰达成妥协。”<sup>④</sup>1927 年伊共二大将礼萨汗的镇压活动部分归因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亲礼萨汗政策,矛盾和不满公开化。苏尔坦扎迪赫指责苏联错误指导伊朗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则批评他是托洛茨基和巴枯宁分子,并在 1938 年大清洗中以德国间谍罪将其逮捕并枪决。

再次,苏联的政策影响到共产国际对伊共和伊朗的政策。第一,伊共成立之初,苏联认识到伊朗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不可能塑造出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伊朗共产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操阿扎里语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波斯语地区影响甚微,在广大农村尤其缺乏社会基础。”<sup>⑤</sup>第二,伊斯兰教信仰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在伊朗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第三,伊共的实力弱小。20 年代末,苏联驻德黑兰总领事威亚曼指出,“伊朗的共产党组织一片混乱,不仅成员规模小,而且处于伊朗警察的严密监视下。”<sup>⑥</sup>苏联认为,伊朗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力打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伊共的活动应服务于民族和民主革命,苏联不希望也不允许它危及两国关系稳定。

为此,《苏波友好条约》订立前,共产国际严厉批评恺加王朝的亲英政策和傀儡

<sup>①</sup> Gunther Nollau and Hans Jurgen Wiehe. *Russia's south flank: Soviet Union in Iran, Turkey, and Afghanistan*, New York&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p. 22-23.

<sup>②</sup> Cosroe Chaqueri ed. *The Left in Iran (1905-1940)*, p. 51.

<sup>③</sup> Miron Rezun.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n: Soviet policy in Ira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ahlavi dynasty until the Soviet invasion in 1941*, p. 282.

<sup>④</sup> E Fakhra'i. *Sardar-i Jangal Mizra Kuchek Khan Tehran*, 1972, pp. 356-362.

<sup>⑤</sup> 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6 页。

<sup>⑥</sup> Georges Agabekov. *OGPU, the Russian secret terror*, New York: Brentano's, 1931, p. 112.

性质。友好条约签署后,共产国际转而要求伊共将注意力从支持地方斗争转向获取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减少或放弃对吉朗共和国和各地起义的支持,鼓励工人争取权利、促进工会发展、提高妇女识字率、积极参与议会政治。在1924年举行的伊朗问题讨论会中,共产国际要求伊共和工会积极分子采取亲礼萨汗的立场并提供支持。“伊朗共产党不需要反对新的王权,而应该鼓动和宣传进一步的国家民主化、与苏联结盟、与英国主导权作斗争。”<sup>①</sup>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和苏联甚至不允许在苏联受训的伊朗共产党员归国,而是将其派往中亚国家开展工作。面对礼萨汗的血腥镇压,共产国际也仅是口头表示不满和批评。1933年后,苏伊政治和经济关系遇冷,共产国际重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它公开批评礼萨汗,吸纳伊共党员去苏联受训,分批派遣大量党员进入伊朗,但这些活动收效甚微。到40年代初,不管是伊共的活动还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都未在伊朗产生较大的影响。

### 三、大国博弈与苏伊关系

伊朗东临阿富汗,北接中亚和高加索,向西俯瞰一马平川的两河流域直至地中海东岸,向南面对波斯湾和阿曼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关乎苏联南部腹地的安全,也关系到英国在波斯湾的霸权和英属印度西部门户的安全。经过18—19世纪两百年的殖民争夺,沙俄与大英帝国就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达成协议,还协调立场联合镇压伊朗立宪革命。1917—1941年,苏英两个传统大国继续在伊朗展开博弈。与此同时,伊朗实施第三国外交,美国、德国两个新秀相继登上大国竞争的舞台。在大国博弈中,苏联对伊政策可称为“两环外交”,“外环”是确保伊朗中立以发挥其缓冲国作用,“内环”是阻止他国势力进入与之接壤的北部诸省,准确地说是阻止他国势力靠近苏联边境。苏联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伊朗影响最大的国家,它也使伊朗成为其南部的安全屏障与缓冲国。

#### (一) 英苏博弈下的苏伊关系

英国在伊朗的殖民存在是早期苏伊关系中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俄国革命是一战期间影响伊朗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革命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终结了俄英两国在伊朗的合作关系,二是缓和了俄国对伊朗长达一个世纪的单边威胁。”<sup>②</sup>但十月革命后苏俄与英国的博弈并未终结,反而带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新特点。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沙俄在伊朗的影响力渐趋瓦解,英国立即填补“力量

<sup>①</sup> Touraj Atabaki. *The comintern, the Soviet Union and labour militancy in interwar Iran*. Stephanie Cronin ed., *Iranian - Russian encounters: empires and revolutions since 1800*, Routledge, 2013, p. 313.

<sup>②</sup>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 - 1941)*, p. 139.

真空”。借着《赛克斯—皮科协定》和沙俄的崩溃,英国想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都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控制整个波斯湾。英国内阁外交大臣乔治·寇松认为,在印度到欧洲之间的缓冲国链条上,伊朗是最虚弱但又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必须签署一份友好盟约。在英国的干预下,伊朗不仅中断了本已启动的对苏建交谈判,还对苏采取敌对立场,进而成为英国侵略和遏制苏俄的“桥头堡”和帮凶。

1918 年上半年,伊朗虽未同意与苏俄建交,但态度相对友好,并提出两个建交条件:从伊朗撤军和废除 1907 年《英俄协定》。阿萨德·巴哈杜尔是当时伊朗驻苏俄代表,也是处理早期苏伊关系的主要外交官。1918 年初他与托洛茨基开始就撤军和废除《英俄协定》问题展开谈判。8 月,亲英的沃苏格杜拉担任首相后,伊朗态度急转直下,沃苏格杜拉“对伊朗外交部长说他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是英国大使的命令”<sup>①</sup>。此后,尽管苏俄完成撤军并主动废除了 1907 年协定,伊朗仍拒绝与之建交。沃苏格杜拉还关闭了伊朗驻苏大使馆,这一举动不仅表明敌对态度,还具有宣战意味。

在控制伊朗后,英国鼓动甚至逼迫伊朗拒绝就签署友好条约与苏俄进行谈判;将伊朗作为支持高加索三国沙俄叛军的供给基地;让邓尼金的“白军”以伊朗北部省份为基地修整武装,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邓斯特维尔将军和马勒森将军从伊朗西北和东北出发,分别进攻巴库和土库曼斯坦。另外,在英国的怂恿下,1919 年 3 月伊朗向巴黎和会递交照会,要求苏俄归还 200 年里被沙俄夺取的里海东西两岸大片领土。在苏俄看来,归还领土不仅是在瓦解新生政权,更会瓦解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不能容忍的事。

1919 年 8 月 9 日,《英波协定》签署。依据这项协定,英国有权控制伊朗的军队、管理国库、监管财政并帮助伊朗实现工业化。“简单地说,在承认波斯政治独立的前提下,这项协定使得整个波斯沦为英国的保护国。”<sup>②</sup>由强烈“反共”的英国控制的恺加王朝是对苏俄,尤其是对苏俄南部腹地安全的巨大威胁,一个采取敌对立场的伊朗是苏俄无法接受的。英国也确实成功将伊朗变为西方国家绞杀苏维埃政权的前沿战场和跳板。1920 年苏军登陆恩兹里港后,英军迅速撤出伊朗北部各省。在英军撤离伊朗后,苏军于 1921 年 10 月底完成撤军。从历史进程来看,1921 年前,苏俄主动改善与伊朗关系,“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减少英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将伊朗(和阿富汗)变为阻断苏联和英印的缓冲国。”<sup>③</sup>因此,笔者认为红军入境剿匪和介入伊朗国内事务是苏联采取的进攻性防御策略,具有自卫性质,并非意

<sup>①</sup>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1941)*, p. 150.

<sup>②</sup> Miron Rezun.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n: Soviet policy in Iran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Pahlavi dynasty until Soviet invasion in 1941*, p. 15.

<sup>③</sup> Aryeh Y. Yodfat. *The Soviet Union and revolutionay Iran*, p. 14.

图推动世界革命或进行领土扩张,也不能简单解释为侵略。

## (二) 第三国外交政策下的苏伊关系

第三国外交是伊朗近代外交史的特殊产物,是指在英、俄两大殖民帝国之外,寻找一个地理位置遥远、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第三强国引入国内以制衡英俄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伊朗的这一外交思想是沙俄与英国一个多世纪高压和侵略的产物,也曾有过数次外交实践:早年伊朗曾寄希望于法国和拿破仑战争;立宪革命期间又寄希望于美国,因此聘用了舒斯特使团。1941年前,伊朗先后选择美国和德国作为第三国外交的对象,直接影响了苏伊关系的发展。

以舒斯特使团的出色工作和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伊朗权益的支持为基础,一战后伊朗以顾问团和石油租让权为诱饵,希望“双管齐下”再次引入美国势力。1922年,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遣顾问团<sup>①</sup>的请求。但美国派出的米尔斯普顾问团并未将伊朗利益放在首位,工作中对伊朗官员颐指气使。“按照礼萨汗给美国公使的解释,米尔斯普缺乏对伊朗尊严的尊重。”<sup>②</sup>顾问团失败的工作未能有效改善伊朗的财政和社会状况,也未能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礼萨汗出于维护美伊关系大局的考量,容忍其完成五年聘期。与此同时,伊朗主动提出开放北部石油租让权。它与美孚石油公司进行秘密谈判,并在1921年11月20日签署协议。依据协议内容,美孚石油公司获得为期50年的伊朗北部地区石油开采权与经营权;期间伊朗获得不少于石油总产值10%的收入;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为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贷款<sup>③</sup>。为避免英、苏两国抗议和干涉,伊朗议会于签署当日就批准了该协议。

得知消息后,苏联表示强烈抗议。“早在1916年,时任首相塞帕赫达尔已经将伊朗北部吉朗、马赞德朗和阿斯塔拉巴特三省的石油和天然气专有租让权转让给俄国公民胡希塔利亚,承租人在获得此项经营权后,每年向伊朗政府缴纳公司纯利润的16%。”<sup>④</sup>此后的沃苏格杜拉首相也批准了这项租让权。依据1921年《苏波友好条约》的规定,伊朗政府承诺不把苏联退还的各项特权转让给第三国。伊朗方面以胡希塔利亚的协议未得到议会批准为由,认为三省租让权不属于沙俄特权,因此不在友好条约的协议范围内。苏伊两国的争执进一步导致双边贸易谈判的暂停。由于美孚石油公司不同意与英国合作开发伊朗北部地区的石油,英国断然拒绝其通过南部输出石油的要求,封死石油的出路。面对苏联和英国的强大压力,美孚石

<sup>①</sup> 1922年11月18日,由11名财政和城市管理方面专家组成的米尔斯普顾问团抵达伊朗,团长阿瑟·米尔斯普受聘出任财政总监,掌管政府财政大权。

<sup>②</sup> Richard W. Cottom.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ld war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8, p. 53.

<sup>③</sup>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sup>④</sup> Benjamin Shwadrán. *The middle East, oil and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 54.

油公司被迫退出协议。此后有意介入的美国辛克莱公司也放弃了该租让权。1937年,伊朗和美国阿美拉尼公司再次草签协议,开发呼罗珊省油田并建设输油管道,这次的石油租让权转让仍因苏联和英国的强力阻挠而失败。美国石油开发的屡次失败证明,不管从安全角度、政治角度亦或经济角度来看,伊朗北部诸省都被苏联视为“禁裔”。

自 1927 年米尔斯普顾问团离境起,德国成为礼萨汗第三国外交的新选择。一战期间,德国曾与伊朗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还缔结过秘密协定,愿意提供武器和资金帮助其独立。德国与英俄的敌对关系、先进的工业技术、一战后国家实力的迅速恢复都成为伊朗与德国亲善的主要原因。

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伊德经贸关系迅速发展。“1927 年德国容克航空公司取得在伊朗全国专营邮政运输的特许权。1928 年伊朗北方铁路的修建工程由德国公司承包下来。1930 年伊朗国家银行聘请德国专家主管业务。1929 年 2 月 27 日,德伊两国政府在德黑兰缔结友好条约、侨务条约以及航海和通商条约。”<sup>①</sup>另外,伊朗还在 1927 年聘请德国人简布拉特为政府财政顾问,此后伊朗军队中也聘用大批德国顾问和军官负责训练和教学工作。“到 1939 年,德国在伊朗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占 41.5%,1940—1941 年这一数字更是上升到 45.5%,德国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国。”<sup>②</sup>与之相应,苏联和伊朗的贸易规模迅速减小,其进口和出口的比例从 40% 和 32% 缩小到 0 和 1%<sup>③</sup>。30 年代后,德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伊朗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和最密切的外交伙伴。

30 年代之前,苏联对伊朗与德国的亲善持默许态度。30 年代后,虽然苏联对两者关系的迅速升温不满,但也基本采取容忍态度。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伊朗对二战战事和苏联生存的战略价值凸显,苏联和英国都无法继续容忍德国在伊朗势力的扩张,最终联合出兵占领伊朗。

苏联在伊朗的缓冲国外交具有防卫性质,是阻挡资本主义世界进攻的缓冲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苏联成功保持了其作为影响伊朗外交主要大国的地位,确保伊朗的中立。1917—1941 年,大国在伊朗的斗争从苏英两强相争演变为苏、英、美和苏、英、德三强制衡,到 1941 年时再次回归苏英两强并存的局面。美国和德国虽然都是伊朗第三国外交策略下主动结交的对象,但最终都在苏联和英国的联手下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伊朗舞台。而苏联始终站在大国博弈的中心。另一方面,苏联坚决打击第三国在伊朗的势力,阻止他国靠近苏联边境。为此,它支持伊朗收回

① [伊朗]阿卜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32 页。

② [俄]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三联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58 页。

③ [英]乔治·柯克《战时中东》(上),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7 页。



殖民权益,尤其是支持伊朗反对英国各种政策的斗争,并且坚决反对英国、美国或德国进入原属于沙俄势力范围的伊朗北部省份,更不允许礼萨汗放任德国法西斯势力在伊朗的活动和扩张。伊朗的中立和缓冲国地位确实为苏联二三十年代高速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构建了安全的周边环境,是早期苏联外交的重要成就。

## 结 语

回顾历史,苏联早期对伊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借助《苏波友好条约》《互不侵犯与中立条约》以及自身强大的经济与工业实力,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保持游刃有余的优势地位。从安全上看,伊朗也未再对苏联构成威胁。苏联红军撤离伊朗北部后,两国边境保持总体和平甚至是开放的状态。直到 1939 年,苏联才因二战爆发和德国对伊朗的渗透提升了边境地区的警戒水平并进行部分军事动员。在伊朗问题上,苏联不仅成功保持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还在经贸关系上获利良多;它既支持和鼓励伊朗共产主义运动,又对其政策和活动进行引导与约束;它一边与英国殖民主义力量斗争,一边与之联合阻挡第三国介入伊朗。苏联放弃沙俄时期对伊朗进行直接控制和干涉的手段,逐渐探索出塑造稳定与和平双边关系的新外交模式。这一历史过程,既体现了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睦邻友好的基本原则,也反映出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和生存安全的现实需要,是看似矛盾,实际互补互益的“一体两面”。因此,1917—1941 年的苏伊关系是苏联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外交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调和现实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成功实践。

[责任编辑:白晓光]